

古董局中局

一部关于古董鉴定、收藏、造假、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
金石、字画、青铜、瓷器……

每一件古董背后，都是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；

而每一件仿冒品背后，都是机关算尽的机巧和匪夷所思的圈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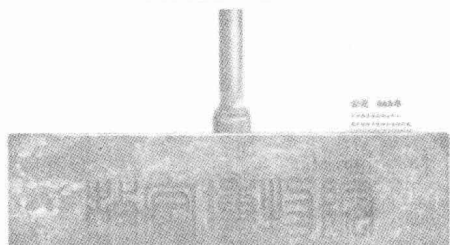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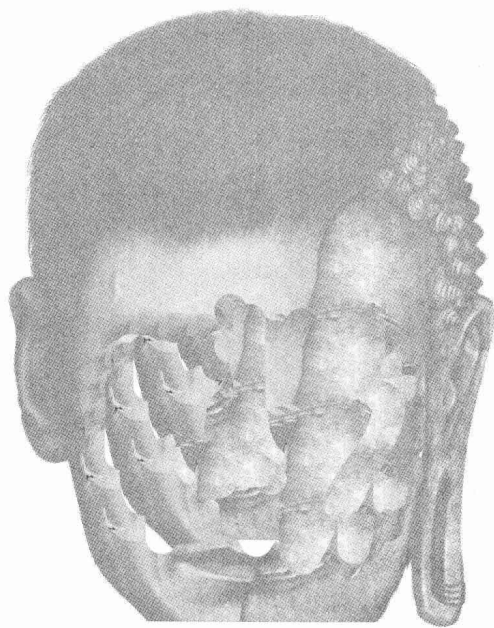
马伯庸 著



古董局中局

一部关于古董鉴定、收藏、造假、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
马伯庸 著

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董局中局 / 马伯庸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2.8
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6-1487-1

I . ①古… II . ①马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94548 号

- 书 名 古董局中局
著 者 马伯庸
责任编辑 康天毅
特约编辑 王予润 吴 涛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李村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95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1487-1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为古董界掌眼的

神秘组织五脉“明眼梅花” /1

有人做旧，就有人掌眼。有人被打了眼，自然就有人帮着砸浆。这五脉传承久远，掌的是整个古董行当的眼，定的是鉴宝圈的心。只要过了他们的手，真伪就算定了，全天下走到哪里都认。所以五脉凑在一起，又叫做“明眼梅花”。这五脉一不欺行霸市，二不倒买倒卖，靠的是一手识真断假的本事，一直替整个圈子扛鼎掌眼，从未含糊。你看改革开放以后古董业这么兴旺，就有明眼梅花在背后的功劳。

第二章 民国文物大案

——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失窃案 /50

则天明堂，那在中国建筑史上属于空前绝后的一个杰作。这间明堂方圆百米，高也是百米，极其华丽宏伟，在古代算得上是超大型建筑，被认为是唐代风范的极致体现——可惜建成以后没两年，就失火烧没了，不然留到现在，绝对是和故宫、乾陵、长城什么的并称古代奇观。武则天对明堂如此重视，里面供奉着的东西，自然也是海内少有的奇珍异宝。随便一样东西流传到现在，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。我爷爷许一城居然盗卖明堂里的玉佛头，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。

第三章 先有天津沈阳道，

后有北京潘家园 /75

这地方别看简陋破落，可着实出过不少好东西，像什么乾隆龙纹如意耳葫芦瓶、成化九秋瓶之类的，都是从这里淘出来的。今天是周末，来的人更多，热闹程度不输潘家园，满耳朵听到的不是京片子就是卫嘴子。北京鉴界的人，没事儿都会来这晃一圈，我先前也来过几次，认识个把熟人。

第四章 智斗青铜器赝品世家 /99

八十年代初，专家开发出一种新的青铜器鉴别方法。古人在用泥范铸造比较复杂的青铜器时，会用一些细小的金属片连接在范型之间，用来固定。待得浇铸成功，泥范被去掉以后，这些细小金属片有可能会被烧熔留在器物中，或造成微小空腔。通过X光对青铜器的扫描，垫片的痕迹便成为区分真赝的标准之一。结果这个研究成果公布没几年，安阳市面上的赝品青铜器就已经出现了不规则的金属垫片，与真品几无二致……

第五章 《素鼎录》：

金石鉴定的权威秘笈 /125

《素鼎录》是金石鉴定的权威之书，凝结了白字门历代心得，江湖上一直流传，得到此书，则金石无忧。郑国渠是专做青铜器赝品的，这本书对他来说，就像是化学家拿到元素周期表、军人拿到作战地图一样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

第六章 拍卖场上鉴宋碑 /152

别看是政府主办，用的还是古董圈的老一套规矩，叫“撒豆成兵”。参加拍卖的都叫“神仙”，每人手里一把豆子，一个碗，事先约定好一粒豆子顶多少钱。叫价的时候，数好豆子扣到碗里，推到“判官”跟前。判官看过所有的碗中豆，把价少的一个退回去，剩下的按照豆子多少，依次还给神仙。再竞一轮，可以加豆子，但不能减。周而复始，一直竞价到只剩一个碗为止。这规矩的妙处在于，全程只有“判官”知道“神仙”们的具体出价。“神仙”们只知道自己的豆子数排在第几，却不知道上家与下家到底搁了多少豆子。

第七章 寻找海螺山 /183

胜严寺的佛像，是一个指示方位的坐标。我研究了一下明堂遗址和龙门石窟之间的距离与方位关系，并把这个关系套在胜严寺里，龙门石窟是在洛阳明堂遗址的东南方向大约十五公里左右。如果我的理论成立，那尊神秘的卢舍那佛像，应该也在胜严寺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——那里恰好是秦岭山中。

第八章 真假古董的密码 /213

我刚才看了一圈，发现桌上的东西里有真品，也有赝品。我本以为是个巧合，现在却想通了，这是刻意为之，真假器物的摆放次序至关重要！从左到右，最左边是清代青铜镂空小香炉，这个是真的，记为点；它的右边，是那把唐团花金花梳背，这个是赝品，记为划。以此类推，通过书桌上摆放的真假次序，真点假划，最后得到的，是一串点划相间的摩斯电码。把这串点划转换成数字，用根据电报码译成文字，就是他传达给我的讯息。

第九章 幕后主使人老朝奉浮出水面 /240

这大概是一个代号，或者尊称，但指代的到底是谁，就没人知道了。那个人在五脉里似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渠道，利用鉴古学会的资源与人脉，制造赝品，走私文物。第一次，我摸到了这黑手真实存在的证据。

第十章 佛头到底是真还是假？ /267

“古董的真与赝，并非简单地如我们肉眼所见的那样。有时候，你必须要了解人，才能了解器物的价值。只有了解我爷爷的情怀和坚持，才能知道这佛头的真假。因为我们鉴的不是器物，而是人心。”

台下一片寂静。

“那么这佛头到底是真，还是假？”

这是一个两难境地：如果佛头是真的，那么许一城就是汉奸；如果佛头是假的，那么五脉的终结，就在今日。无论我坚持哪一个主张，都会失去重要的东西。

尾声 /306

第一章 为古董界掌眼的 神秘组织五脉“明眼梅花”

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恰好是我三十岁生日。

小时候算命的说我命格是“山道中削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前半生好似一条山道，走起来曲曲弯弯，十分坎坷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眼前的山路被什么东西给削断了，没啦。你接着往前走，运数将会有一场剧变——究竟这剧变是福是祸，是吉是凶，算命的没说，我也没问。总之他的意思是让我在三十岁那年千万当心，有事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真让他给说中了。

哦，对了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许愿，今年刚刚满三十岁，皇城根儿下城墙砖缝儿里的一条小虫，职业是倒腾古董。

古董行当在建国以后沉寂了三十多年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，文物和收藏市场升温。原来破四旧时蛰伏起来的买卖人们，就像是早春三月的蛤蟆，蹬蹬腿，扒开泥土，又开始活络起来。我仗着有点祖传的手艺，在琉璃厂这片小地方开了间倒腾金石玉器的袖珍小店，店名叫做四悔斋。

偶尔会有客人指着牌匾问是哪四悔。我告诉他们，是悔人、悔事、悔过、悔心。这是我父亲在“文革”期间自杀时的临终遗言，他和我母亲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挨批斗，一时想不开，步老舍的后尘投了太平湖。

我三十生日那天，大概是喜气盈门，生意着实不错，统共让出去了

一串玉蟾小坠子和一方清末牛角私章，都是卖给广东客人，挣的钱够付一个月吃喝水电房租了，这对我这苦苦挣扎的小店，是件喜事。

眼看着天已黑下来，我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客人来了，决定早点打烊，去月盛斋吃点东西，好歹犒劳一下自己。我把店里稍微归拢了一下，刚要落锁走人，忽然听到外头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

开始我以为是房东催要房租来了，我拖欠了仨多月，一直没给，但很快发现声音不对。

这声音低沉，像是蚕吃桑叶的沙沙声，慢慢由远及近，虎伏着飘过来。橱窗玻璃随之轻振，里头搁着的几尊玉佛、貔貅像是看见克星似的，都微微颤抖起来，纷纷从原来的位置挪开，四周尘土乱跳。我赶紧拿大拇指按在橱窗玻璃上，让它停止振动，免得那些玉器掉地上磕坏了，心里有点犯嘀咕。佛爷挪窝，可有点不大吉利。外头黑咕隆咚的，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声音。

过不多时，声音没了。我正要探头出去瞧瞧，店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两个人。

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这一带的片警小蒋。小蒋旁边站着的人约摸四十多岁，穿着公安制服，脸膛既瘦且黑，走起路来几乎没声。

我一看到他，眼睛就眯起来了。我虽不敢说阅人无数，起码的观察力是有的。人的气质就像是古董的包浆，说不清道不明，但一眼看过去就能感觉得到。这个人气度内敛，滴水不漏，不是小蒋这种嘴边毛还没长齐的片警，也不像那种眼神如刀子一样锋利的老刑警，气度根本不像是公安干警，整个人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神秘感。

小蒋对我说：“大许，有人找你。”我还没回答，那个人就把手伸过来：“是许愿同志吗？我叫方震，小蒋的同事，你好。”

我迟疑地跟他握了握手，然后笑了：“您当过兵，而且至少是十年以上，还打过越战？”

“哦？”方震眉毛略抬。

“刚才握手的时候，您手上有茧子，而且茧的位置在四指指肚和虎口，这不是握手枪，而是握冲锋枪的痕迹。还有您的步伐长度都一样，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职业能有这样的素养。”

玩古董的，眼神儿都错不了，这是基本素质。我的店小本钱少，看

走眼一次，就全赔进去了，所以只能在这方面下工夫。

方震似乎看出了我想占据主动权，但他只是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背起手来在店里踱着步子，随意扫视着我的藏品。我趁机把小蒋拽到一旁：“这人到底是谁啊？搁一警察在这儿，这不妨碍我做生意么？”小蒋抓抓脑袋：“大许你可别问我。这是上头布置的任务，我的工作就是把他带到你这里来，别的一概不知。”

我还想追问，方震已经转悠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证？哦，不是怀疑你什么，这是规定。”

我把身份证掏出来，方震接过去仔细看了看，还给我，还敬了个礼。我毫不客气地开口道：“那么，也让我看看您的证件——不是怀疑您什么，只是我疑心病重。”

方震略微一怔，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塑料皮的本子，上头有三个烫金楷字：“工作证”。我翻开一看，里面写的工作单位是公安部八局，具体职务却没写。

我心里骤然一缩。我听一个老干部子弟说过，公安部有两个局地位特别神秘，一个叫九局，接受公安部指导，但直属于总参，负责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安全，也叫中央警卫局；还有一个局，就是方震所在的八局，负责副国家级领导人、高级别外宾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。

能和中央警卫局齐名，这个八局的来头，可想而知有多大。搁到几百年前，那就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加锦衣卫！

我把工作证还给他，换了一副笑脸：“方同志，您是要买，还是要卖？”方震道：“请你今晚跟我走一趟，有人想见见你。”

我一愣：“谁啊？非今晚不可吗？”

“必须是今晚，这是上头的命令，务必请您过去。”方震说，口气很客气，却十分强硬。

我皱起眉头，这事太蹊跷了，不能不留个心眼。虽然我这小店里实在没什么上眼的珍品，可我也得留点神。

“那您总要告诉我，是上头谁的命令吧？”我问。

方震朝天上指了指：“反正不低，但我不能说，这是规定。”

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不能说。”

“……”

要不是小蒋在旁边拼命使眼色，再加上那张八局的证件，我真想问问他，哪有这么说话的。

方震抬起手腕看看表，站到门口，做了个请的姿势。八局的威慑力太大，我这样的老百姓实在没什么选择，只得硬着头皮走出去。

“我先把门锁喽，小店怕遭贼。”我嘟囔一句，掏出钥匙锁好门，把防盗措施都检查一遍，这才出去。一出门，迎面看到门外停了一辆黑色的红旗CA771轿车，敢情这就是刚才店里振动的原因。我的店面不在琉璃厂正街，而在里面一条偏斜的胡同内，水泥地正在翻修，地面上全是沙子。那沙沙声正是轮胎跟沙地摩擦传出来的。

我没想到方震居然把红旗车大模大样地开进胡同，停在我的店铺门口。那时候红旗虽然已经停产，但仍旧是身份的象征，全北京没多少人能有机会坐上去。真不知道他是为了替我少走两步路，还是故意给我制造压力。

这辆红旗车有点旧，但洗得一尘不染，在黑暗中有如一头庄严的石兽。方震拉开后车门，示意我先上车。我注意到方震用右手拽开门，左手挡在车门上端，防止我的脑袋磕到边框。

这绝对是外事接待工作的老手！

一个老军人，一个外事接待老手，一个八局的干员。他的这三重身份让我惊讶不已。我就是个凡人老百姓，犯不上跟神仙顶牛，乖乖跟着吧。

红旗车的后排特别宽敞，座椅也很软。我坐进去以后，还能把腿伸开。方震也上了车，他殷勤地把两边的车窗都拉上紫色绒布窗帘，然后拍拍司机的肩膀。

司机也不说话，熟练地打着火，方向盘一打朝着胡同外开去。方震把两排之间的木隔板也升起来，然后冲我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，规定。”

得，这回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忽然想到，小时候看的小人书里，土匪把解放军侦察员带去老巢，就是这么蒙着眼睛一路牵着走的。

方震在车里坐得笔直，脊梁虚贴靠背，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，一看就是受过特殊训练。我几次想问咱们去哪，看他那个样子，把话都咽回去了，索性闭目养神。

大约开了有二十多分钟，车子终于停了下来。原来一直闭目的方震“唰”地睁开眼睛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

“这里是八大处吧？”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方震有些惊讶，但是他很快克制住了，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放下前面挡板和左右窗帘，示意我在车里坐好，他自己却下了车。

此时天色已经黑透，不过周围的路灯十分亮堂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车子停的地方是一处幽深小路。小路两侧都是茂盛的白杨树，四周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。在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围墙很高的大院，门口没有标牌，但有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站岗，浅绿色的大门紧闭着。

我看到方震下车以后，径直朝着卫兵走去。两个人说了几句话，方震抬手朝这个方向示意。司机发动车子，一直开到门前才停住，卫兵趴在车窗上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对方震说了句话，方震指着我点点头。可惜车子是隔音的，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。

我听说在动乱时期，有些老将军老干部会在半夜忽然被一辆车带去某处不知名的场所，在那里审讯人员早已经严阵以待，他们必须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交代自己过去的罪行。

我闭上眼睛，回想自己以前做过的生意，是不是哪一桩触动了国法，或者有眼不识泰山，惹恼了微服私访的高层领导。我正瞎琢磨着，大门悄无声息地向两侧打开，车子低速驶进院子。我忽然发现，方震没有返回车里，他站在卫兵脚下的黄线之外，拢起手，点了一支烟，目送着我们进去。

看来这是一个连他似乎也没资格进入的场所。我心头一震，看来这件事情诡异的程度，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

车子又开了两三分钟，终于停了下来。一个秘书模样的男子早迎候在外面，他冲我做了个跟随的手势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乖乖跟着他走进一栋高大的浅灰色苏式建筑，里面的走廊宽阔而阴森，头顶是绿罩灯，脚下的地毯很厚，厚到扔一个摔炮上去都不会发出声音。

很快我们来到一间会议室前。秘书敲了敲门，然后推门让我进去。我进屋后，第一眼看到的，是两枚黄澄澄的金印。

这两枚金印有巴掌大小，颜色斑驳，印纽是一头飞熊，很有些意

思。奇怪的是，它们两个的造型一模一样，至少我扫这一眼过去，没看出任何分别来，就像是放在镜子前一样。它们被小心地盛在一个玻璃罩内，底上还铺着一层深红锦毯。玻璃罩周围站着大约十几号人，大多数都是头发花白的老者，他们聚拢在金印周围，不时窃窃私语。

我正愣神，一位身穿中山装的老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迎面走过来，一名军人在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。

“你就是许愿吧？”老人的语气很亲切。

“是。”

老人笑咪咪地打量了我一番：“很年轻嘛！今年多大？”我恭敬回答：“刚满三十。”领导道：“比我正好小三轮，你就叫我刘局好了。”他看到我有些拘束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别紧张，今天叫你过来，不为别的，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”

这么大的领导，能找我这升斗小民帮什么忙？

他没等我再开口，直接把我拽到桌子旁，指着桌上的两枚金印：“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？”

原来摆出这么大的排场，只是为了让我鉴定古董。我略微放心了些，这是我熟悉的领域。我家传下来一本书，专讲金石玉器，叫《素鼎录》，里面所载的学问够我吃一辈子了，是我们四梅斋的立店之本。

我看了一阵，心里有数，可看到周围一圈老专家，就有点犹豫。鉴宝这事儿吧，有时候鉴的不是宝，是人，周围几位权威人士都没发话呢，你一个愣头青跳出来真断假，这叫僭越。

刘局看出我的犹豫，大手一摆：“没事儿，你大胆地说。”

“这金印，我看是汉货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”我斟字酌句。

“我告诉你。这两枚印是一真一假，其中一枚是真品，还有一枚是最近出现在市面上的赝品，但是两者做得太像，很难鉴别得出来。我们怀疑有一个造假集团在市面上活跃，你如果能鉴定出两者真伪，将对国家有很大帮助。”

刘局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拿出一副胶皮手套让我戴上，然后塞给我一把崭新的放大镜。

周围的人听到我们的对话，都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里来。当他们看到刘局居然让我把金印拿起来看，都露出惊讶和不解的表情。一个戴

着玳瑁眼镜的老者说：“我说刘局，这可是文物呀，您叫个毛头小伙子来，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儿戏？”

刘局却稳坐钓鱼台，摆摆手道：“有志不在年高。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才能集思广益嘛，对于目前的现场鉴定，也会有所帮助。”

抛开这些繁杂的念头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这两方金印捧起来，先用眼，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。

造假与掌眼^①，这是藏古界永恒的主题。我在琉璃厂混了这么久，深深感觉到，鉴宝就像是攻克一个堡垒，攻城的人拼命要寻找破绽，守城的人拼命要掩盖破绽，两边斗智斗勇，都需要绝大的耐心、眼光和机缘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这两枚金印，就是哪位不知名的伪造者筑起的大城。多少老将折戟于此，现在轮到我这火头军来做先锋了。

这飞熊纽做得十分精致，熊身拱起成桥状，四肢各攀出印方一角，两肋各伸出一片羽翼，紧贴于身，既能体现出翱翔之态，又不会影响印章的使用与携带。我把金印翻转过来，这方印上刻着“飞旭之印”四字，“飞旭”为朱文，“之印”二字为白文^②，字体为缪篆，写得古朴严谨，勾画非常端正。

“规制、纹饰、凿痕、材质，甚至上面沾着的泥土颗粒，我们都检验过了，毫无破绽。”一位老专家没好气地提醒道，他不相信我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

刘局举起两只手指，军人干脆利落地递过一支特供的熊猫烟卷，给他点上。很快烟雾笼罩了他的脸，变得暧昧不清：“许愿，你能鉴定出来么？”

我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“能。”

面对周围人惊异的目光，我提了一个要求：“能不能给我两根线？不用太长，三十厘米就行，一定要等长。”

刘局疑惑地问道：“这些行么？如果你想要什么精密仪器，我都可

① 掌眼：词语本义为留心观察与出主意，在古董圈中则意为鉴定古董的真伪。

② 篆刻中，印字凸起的阳刻叫朱文，反之的阴刻则为白文，缪篆为汉魏时期制印常用的篆书字体，以形体匀整、屈曲缠绕具绸缪之意而得名。

以调过来。”

“不，不，棉线就够了。”

刘局虽然不太明白，还是回头吩咐了一句，很快军人就取来了两根黑色棉线，应该是从哪里的毯子上扯下来的。

我把两条棉线分别栓在两枚金印的飞熊纽鼻上，然后将他们高高端起，用指头揪住另外一侧的线头，突然松手。一位专家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急步上前要去接。只见那两枚金印被棉线吊在半空，滴溜溜转了几圈，然后静止不动了。

“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一级文物！”专家出言呵斥。刘局也皱起了眉头。他们大概觉得我这一手好似杂耍一样，没什么意义。

“大家现在能看清了么？”我揪着两根棉线，把两枚金印悬在半空，让他们仔细看。

经过我的提示，他们看到，两枚吊在半空的金印倾斜角度有些不同。左手那枚向前倾歪，右手那枚却是正正当当。这种区别十分微小，不仔细看是很容易忽略的。

“右手一号印是赝品，左手二号印是真品。”我做出了判断。

屋子里一片寂静，没人相信我说的话。专家问我：“你的根据何在？”我耸耸肩：“刘局只是让我做一个判断，您是专家，应该知道对错。”

专家们听了面色一怒，大概是觉得我太嚣张了。这是我故意为之，手艺和钱财一样，不能轻易露白。我把金印放回到原处，回过头来：“刘局，我可以走了么？”

刘局站起身来，一挥手：“咱们隔壁屋子里谈，小范，你招呼一下几位专家。”那个带我进来的秘书悄无声息地拉开会议室的门，示意我们离开。

我跟着刘局走到走廊尽头的的一个房间。这里是间办公室，当中一张厚实的办公桌，两侧两个大书架足足占了两面墙，上头摆着各种党政书刊，还有一些小古董。我扫了一眼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要么是大路货，要么是赝品。

“看来您不常用这间办公室。”我主动开口说道。

刘局冲我笑了笑：“你眼力不错，这里只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，没

怎么布置。”这时候我注意到，这次连他身后那个寸步不离的军人保镖都不见了，整个屋子里就我们俩人。

我们两个人对视良久，我试图看穿刘局的意图，却发现他表现得滴水不漏，礼貌周到，但让人难以捉摸。刘局看我的眼神，却好似洞悉一切，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。

终于，他开口说：“小许，我听方震说，刚才你猜出了这个地方在哪儿，你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很简单，我是凭着身体的摇摆来判断车子的行进方向和速度。车子从琉璃厂一路北行，差不多到了长安街以后开始朝西走，接下来跟北京地图一对照就行了，车子一停，我就知道是在西山附近。”我点了点太阳穴，表示全都记在我脑子里。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在八大处？”

我微微一笑：“长安街上红绿灯很多，可这车子上了长安街以后，一直保持着匀速前进，从来没减速或者加速过，更没停过。它一定拥有我无法想象的特权，有这种特权的人，不是军队就是政府。而西山附近，只有八大处够得上接待这种级别的特权车。”

刘局击掌赞道：“看来你很聪明，也很谨慎。”

我回答道：“您也知道，我是小本儿买卖，不留点神，别说买卖了，连人都得折进去。”

刘局看我谨小慎微的模样，笑了起来：“你一进门，先看人，再说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性子了。这样很好，搞古玩这一行的，不够聪明不行，没什么疑心病，也不行——对了，你刚才不愿意当众说出那一手‘悬丝诊脉、隔空断金’的来历，是不是有所顾虑？”

一听刘局这话，我的冷汗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刚才我拿丝线称量金印的手法，在那本《素鼎录》里叫做“悬丝诊脉，隔空断金”。可是这八个字，刘局是怎么知道的？要知道，《素鼎录》不是新华字典，每家书店里都有得卖——那是一本手写的笔记，就我们家里有一本。

在这个神秘的政府大院里，一位背景不明的高官忽然说出了我家独传的秘密，我的心顿时不踏实起来。

“小许你别紧张，我也只是知道那八个字而已。不过，你能跟我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么？”

我权衡片刻，开口道：“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特别，我做判断的原理很简单，就是重心。”

刘局似有所悟，我随即解释说：“汉代铸印使用的是灌铸法。这种工艺在浇铸曲面较多的复杂造型时，很容易混入空气，产生气泡，造成空心。越是复杂的造型，空心越多。这枚印章最精致的部分，是飞熊状的印纽，因此这一部分的金属内质会含有不少空泡。”

“那位伪造高手显然不知道这个细节，他在伪造的时候把飞熊纽这部分给做实了，没留气泡，导致的结果就是伪章的重心较之真章发生了变化，这是个初中物理常识级别的马脚。”

“刚才我拿棉线吊印，就是在判断两者重心的位置。真正的飞熊纽金印，应该是下沉上轻，易生翻复，只有假货才会正正当当不偏不倚。有时候古董鉴定就是这样，没那么神秘的花哨，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的事。”

刘局听完笑道：“看着神秘，原来也就是初中物理的水准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有否认。

“我已经跟您说了一个秘密，现在轮到您给我交一个底了吧？”

刘局大笑：“你果然是不肯吃亏啊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檀木的茶盘，茶盘上搁着五个莲瓣儿白瓷小茶碗。我对瓷器不太熟，感觉似是德化窑的，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的，不算什么珍品。

刘局拿起一个竹制茶夹子，把五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，一碗在当中，其他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然后他又把西边那个茶碗翻过来扣着，抬头望着我。

我不明就里地瞪着眼睛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这套手法我知道，显然是个茶阵，我以前听人说在旧社会，像是漕帮、红帮之类的会党道门，会用这一套玩意儿作为联络暗号。可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，哪明白这些东西。

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，无动于衷，刘局有些失望：“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要看刘局你让我知道多少了。”我绵里藏针地顶了一句。

我俩对视了半天，刘局忽然问：“你这手鉴定功夫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我老老实实回答：“一半是看书学习，一半是自己做买卖时琢磨

的。”

“没人教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父亲许和平呢？”

我心里一突，到底是政府大领导，连我爹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。

“我爹一直不让我沾这行，说脏，他自己也从来不碰。一直到了‘文革’他去世，我才开始接触金石^①，跟人混久了，多少学到点东西。”

我一边说着一边暗暗打定主意，如果他要问那本《素鼎录》的事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死不承认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我可不能惹这麻烦。

听我说完，刘局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：“难怪……这四悔斋的名字，倒真是实至名归。”

“您认识我父亲？”

“不认识，不过你这手‘悬丝诊脉’的功夫，我以前是见识过的。”

我爹为人一向很谨慎，似乎从来没跟同事之外的人接触过。刘局说见过悬丝诊脉，那肯定是从我爷爷辈上算的。我爹从来不跟我讲，我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——估计得追溯到民国，更是糊涂账一本，谁知道有什么恩怨纠葛，还是少说为妙。

刘局用指头慢慢敲着桌面：“你没得家传，居然也会‘悬丝诊脉’，看来家学也不算完全荒废。很好，我很欣慰。若非如此，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。”他往桌上一指：“这副茶阵，以你的观察能力，不妨试着猜上一猜。”

我皱起眉头，这可真是给我出难题了。

刘局淡淡道：“若你能看破这个茶阵，咱们才好往下谈。若是看不破，说明你我缘分就到这里为止，其他事更不必知道。我让人把你送回去，该有的酬劳一分不少，你继续做你的生意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还真想干脆一走了之。可刘局这是话中有话，刚才他一眼识破“悬丝诊脉”的眼力，还有一口说出我父亲名字，让我心里特

① 金石是古董收藏中的一个门类，主要包括青铜器和石刻、竹简、甲骨、玉器和明器等。